辭賦
詩
疏箚

老峰集

禮

光峯集序

光峯先生集摠幾卷詩文若干篇疏劄書牘爲多嗚呼古人云皐夔稷契所讀何書此特有激而發余使

皐夔稷契而不讀書何以爲皐夔稷契但所謂讀書者非若後人之讀書具形諸事業見於訂謨者莫非天理人道之彞然則其爲

文章莫大於是知此義者
其知先生乎先生姿稟英
特蓋非季世人物之心制
行斷然不苟觀其所責難
於君者一以堯舜爲準

卽其所自期者可知先生
生而際
寧陵不世出之聖君將以
有爲而卒于不能措一世於
大猷之盛是固爲千古天

根而立 朝四十年間眞經
濟之略啓沃之術光明俊
偉至今赫赫照人耳目外
是而求先生乎又其次亦宗
矣然先生之所以致此者

豈亦有李先生自少慨然
慕古不讀非聖之書又能
尊賢取友以博其趣故其
發而為事業詞翰者如此
是則先生之文固不在於

文字言語之間而其為文
也亦本之仁義明白紆餘
骨骼開張外而朝廷詔誥
家庭以及於朋友交際無
一言一句不出於民彝物

則之正先生之於文可謂
本末具備而讀書之力信
不可誣也然則斯集之讎
不足爲先生之重輕而是
固德性之所發精神之

所萃者焉則後之欲知
先生者又安可舍此哉嗚
呼今之時去先生未遠而
士大夫風聲習氣大抵汚
下將不可救藥使先生見

者其以爲何如也先生既
不可作而獨是書在耳讀
之者因是而知志節名行
之可尚淬礪奮發恐思與
之齊而後已則先生振作

士大夫之功不獨見於一
時而後之受先生之賜大
矣世所稱文章之士其書
雖多顧何補於世教哉由
是觀之人之所貴乎文果

不在文辭之末而欲爲
皐夔稷契之事業者殺
不可不讀書也善乎胡康
侯之言曰立志以希文自
期待於古人無舉希文者

何武以其生乎三代之下
志乎三代之上且近而易
法也緯之而捲之於斯集
者亦此意也與
崇禎紀元後百有七年甲

寅孟春三州李繹謹序

光峯先生文集卷之一目錄

辭賦二首

次持叔弟維重山中白雲辭

謹次晦翁空同賦

詩六十五首

送黃周卿世禎遊嶺東兼示李雲擧翔

過西湖有感

丁獻納彥璧挽

漫興

金仲玉益振挽

過扶蘇有感
柳察判慶昌挽
市南俞公棨挽
李參議有謙挽
謁濬源殿二首
次金久之壽恒望闕韻并序
疊前韻
次久之城津北樓翫月韻并序
疊前韻
次久之留別韻

七寶山送評事李又李周瑞 頁還朝共次久之遊

山諸韻 并六首

過城津又次久之韻

奉謝久之台兄

贈安邊權使君至叔令公

李參議 袗 挽

戲簡李錫爾 慶僖

次人韻

和諸公所次晦翁湣灘韻

同春先生入對乞退面辭而出一時諸賢追送

於南郭之外少酌蓮池之上南雲卿令公先作
一詩屬諸賢和之余謝不能先生屢督不止謹
次其韻時余得暇亦以其目泝漢向峽

酬申啓明 弼華

孤松

酒壚

卧佛寺

連山關

廣寧縣訪李將軍成樑古墟有感

元日

發豐潤遇雪

鳳凰城 二首

曉發狼子山

葦管鋪

醫巫閭山

過廣寧知縣顏鳳姿持刺請見且示所作奏

詩一卷求和甚懇搆拙爲謝

山海關

謁夷齊廟

次副使韻

薊州
過通州
玉河館口占
夢覺獨下走草
出玉河館抵通州
到山海關先送一騎報回期寄簡季氏
奉簡伯氏案下
中後所次副使韻
甜水站
燕京有感

次副使書狀聯句韻

追次諧公送別李惠仲敍沚令公韻

次李仲羽瀾送別惠仲韻留別惠仲

次韋蘇州西澗韻二首

瀋陽道中次書狀韻二首

謝人送酒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一

辭賦

次持叔弟維重山中白雲辭

寒風吹兮洛之城雪花飄兮明素麻籠天地而瀰漫兮賦物象兮爭盤挐悵時序之已暮兮思余季兮譜咨嗟作別離兮今幾日隔兩地兮共月華洛之城兮佳可遊山中人兮早歸家

謹次晦翁空同賦

曰有人兮山之中被雲霞兮獨自怡將遠逝而還觀兮又何懷乎潛闔閭余駕而周流兮追白日之景光

歷山川之幽險兮窮年歲兮欲何營叩帝閽以將入兮飭余服以盛容列仙降游於瑤丘兮願與女兮吾相從既與余而成言兮期不至兮心忡忡俯中逵以騁目兮南北東西兮眇無窮矯余首兮跂余足綠須祿兮御泠風衆皆謂余以浩蕩兮又誰能覺此大夢也發長嘯而舒余懷兮吾將往侍乎空同

詩

送黃周卿世楨遊嶺東兼示李雲舉翀

之子作遠遊意在山水間山水眞可樂與我思一般矧今子所向佳水又名山水流何時極山高不可攀

衆峰互崢嶸羣派競潺湲橫奔知海近拱立似屏環
列壁臨千仞飛瀑動九關巨壑藏靈異重溟接甌蠻
誰能上絕頂大地平如盤朝觀東日上照耀盈區寰
况是中秋月爽然天宇寬金風日颯颯子行莫盤桓
山空掩錦葉流潔映翠檀登高欲何賦臨逝若為嘆
素琴須自攜深谷生幽蘭紫笙且可吹仙壇下彩鸞
偕行二三子雅趣堪同歡我願從之遊企望勞心肝
雲舉一何勇促裝倚征鞍伊昔數齎書讀之感愚頑
此義久未酬使我覺厚顏今行辦壯遊定期何時還
我亦從此去江湖保幽閒倘能遠來訪日夕共團圞

過西湖有感 戊子

草短荒原風北來江上氷折暮潮回相公故宅今何
處提學柴扉近水開

丁獻納 彥璧 挽 壬辰

憶昨邇英殿新承　聖主知忠心但自許清議獨先
持志切春秋義風生諫諍姿斯人今已矣痛哭北印
詞

漫興

江湖閒暇臥升丑一室蕭然百慮清盡日几床惟適
意終年詩酒共忘情無邊風月何須買在處烟霞不

用盟天地方春均雨露逢時花柳莫相爭

金仲玉益振挽 癸巳

死生理之常吾輩夙所聞長短雖有命禍福以類分
顔回三十二夫子歎斯文過一奚足多夭不祿吾君
君豈我所友敬之如兄尊托契今幾載平生信義存
出入多追隨朝暮晤言責我導之善推琢苟匪斤
科場少時事辛苦七八年古寺同賞月終南共對眠
夜被寒相襲樽醪煖更傳得失差先後聯武立朝班
許國心徒赤憂時髮欲斑所賴惟知己何處作好顔
事業將有待儒雅久推賢三句鎖禁直數行得華牋

伏枕呻吟久良劑欲早煎初聞不深念視之若偶然
沉沉奄垂盡倉卒事多愁理乖從誰問天也諒非天
追思結交初痛哭心如焚出世金石姿滿室芝蘭薰
剴切聽言論謙約感懦頑富貴志不淫動靜心常閑
守拙操至剛內直色自溫斯人今已矣天理更何論
儒林喪善士邦國失賢臣無乃造物嗇變幻奪精神
或者朝上帝左右陪玉宸或者助光景燦爛開星辰
或者司橐籥闔闢生風雲爲雨作霈澤爲雷破祲氛
不然爲河岳流峙歷萬千求之理或然欲悉知何緣
日月不少留窀穸開新阡雞鳴素駕發去去丹旐翩

親朋哭且別路出西郭門問君安所適此行何時還千呼不一應遠望但青山痛矣可奈何收淚坐長嘆百年能幾何後期在黃泉辭苦意轉哀為君歌一篇

過扶蘇有感 戊戌

遠客乘舟白馬津扶蘇山色望中新王業已隨花共落故宮惟有草知春興亡自是前時事感慨徒傷後代人可惜山河千里固都輸天將一漁綸

柳察判 慶昌 挽 壬寅

身不勝衣言若訥外同枯木內精金鈇鉞不能聾吾舌禍福無以動其心求蘗本苦獨自甘遜讓似卑孰

敢侵褒褐輩齡七十年可求於古不論今悠然一遺
公何感獨向西風淚滿襟

市南俞公棨挽甲辰

國步昔艱厄公時獨奮筆縱橫千餘字一一刳瀝出
義宜辭自嚴舉朝色相失孤城回死氣賊謀破奸譎
千秋胡子書古今同貫日從此徒步歸意欲安蓬蓽
讀盡萬卷書古賢爲法律蹤迹滯東山卧名與李杜匹
先王奮大志君子彙征吉我公首被召魚水契合密
逌逢 聖嗣作勸戒在繼述進退以不忘懇懇 君
遑弼云何二竪嬰奄忽萬事畢我昔未見公得疏讀

之疾凜凜髮上指想望氣自乘及造床下拜身不滿
尺七戥退若懦夫剛直自天質粹然無外飾蘭臭滿
其室畜多叩不竭虛者飽以實我幸及斯人知公莫
我悉天胡奪之速此理終難詰從車返故山悲風吹
蕭瑟題詩哭且送惻惻語不卒

李參議 有懋 挽

我昔二十時竊科忝第一先達來相問謂我能事畢
維公儼然臨戒以勉學術再拜起而受丁寧語甚悉
嚴君命余曰此老爾宜律平生吾所欽忠厚存天質
少從明師學經書味諧泱中年遭溷濁潔身遠菁忝

聖世拔擢新屈意隱刀筆州縣頌化治疲氓去苦疾
來叅地部議志欲聚斂黜情乎不大用末俗眞難詰
旣承鯉庭訓耿耿不敢失退與諸子遊一二歎以率
源流知有自氣義倍相密及茲孤露餘嬛嬛久含噎
天不遺一老又哭公之室追思昔年事歲行周十七
會葬無所成徒懇受戒日此生已四十半世長汨汨
二父不可見我業何時卒哀哀對棘人凜凜中心怵
送公痛何極長歌聊自述

謁　濬源殿二首

聖祖肇基歲在申故宮香火奉千春畫圖尚喜　天

歲近霜露偏傷節序新　貽後燕謨傳盛烈　守文
鴻業際昌辰小臣將事知何幸顚倒衣裳趁未晨

右次東岳韻

龍顔一識帝王眞盡袞垂旒儼王宸岐下久聞周迹
始沛中今覺漢儀新攀鱗附翼嗟生晩薦酒焚香幸
見親恭遇　聖孫追遠日守藩將事愧非人

右次柳川韻

次金久之壽洹望　闕韻 并序

余迎大學士相公於咸山實甲辰歲八月八日也
明日設禮宴又明日余先行蓋以　朝命同祭文

試而設場於雄城故耳十四夕抵端川郡曉起望
闕行禮自不堪戀 闕之懷相公後我八十里止
宿利城縣亦以是曉行禮翌日踰磨天嶺留于城
津鎭以待相公相公既至則以一詩投我曰意思
一般亦其戀 闕之作也遂感而和之

今宵望 闕耿丹誠昨夢依俙到玉京邊塵未靜歸
何得擬斬樓蘭報 聖明

疊前韻

戀 闕長深望北誠使車何日發西京 羨人消息
憑君問 前席詩書幾講明

次夕之城津北樓翫月韻 并序

朝日軒在磨天嶺下前臨大海坐見日出故得此名余之留待相公亦為同觀日月出耳向夕與都事魚君登城樓以候相公相公聞我在樓上為之徑造端川太守洪君居山督郵金君隨至相與設飲翫月酒數行相公賦一律投我仍屬坐中皆和余雖不能詩不可以無謝恐諸君亦難辭耳

旌節關河萬里遊一場詩酒慰邊愁東湖浪迹真如夢北海同臨忽見秋蜀道上天從古險秦瀛駕石至今浮逢迎盡是他鄉客為賦登樓更上樓 忽一作又

疊前韻

弧矢初心愜壯遊關山不必使人愁控弦躍馬亡千士橫槊賦詩今古秋日月看從地底出乾坤長似海中浮塵胄洗盡平生滯快倒金樽宴庾樓

次久之留別韻

此日離懷其奈無仙衫誰挽玉京趍關山遍踏萬千後文武接尤三百俱秉燭深杯須盡飲當筵新曲懋堪娛休言白面留邊塞擬看猉獜作畫圖

七寶山送評事李季周端夏還朝共次久之遊山諸韻乙巳

一石臺高處並携笻大海西頭第一峯臨水登山無限意明朝相別路千重 右萬景臺韻二首

山門落日送君回為報鄒縣且莫催學士早成平虜檄將軍今築受降臺 右下山韻

紫叙花房初發榮凜如玉立勢峥嶸來從絕塞窮邊覓誰道關山是苦行 右咏雪韻

路盡禪宫出蒼茫古木西無僧可對話有鳥語驚簷灰冷留丹竈橋崩卧雪蹊開心幸有所三省壁間題 右開心寺韻

半世苦為烏帽敲暫迂官道且探奇千峯直立看成

彿萬象森羅攬入詩我去尋仙嗟老矣君歸捨此欲何之不如共結烟霞約永謝明時竽籥吹

右雲霧巖山作詩遣悶韻

去留分路此門巖握手依然恨莫緘君向鳳池先入洛我過龍塞始歸咸詩逢絕境難成語鈎倚胡天屢出函昭涯仙區從此別百年何事落塵凡

右贈熊門巖韻

過城津又次久之韻

四過城津憶舊遊客心何事轉增愁探山虛負三春約非月重尋九月秋木葉經霜紅已謝樽醪如海白

誰浮登臨獨倚危欄坐萬里滄濤撼夜樓

奉謝久之台兄

橘從南國來水陸萬里强故人遠投我情與道路長
五味前爲藥仙方上品良兼將新曆至報奏玉臺傍
珎貺前後續厚意安敢忘可除心腹疾豈惟唇齒香
但恨送歲頻看曆徒自傷謝以一包魚此意君可量

贈安邊權使君至叔令公

太守樽前酒似霖佛宫門外樹生陰折花對酌亭辭
醉藉草爲茵數見臨三代威儀僧欲飯一山風月客
披襟忘形直到無何境淡水交情許此心

李參議 衍 挽

謂公從舅謂吾甥更把心期托半生斂迹常如寒士拙浮名肯與俗人爭七旬猶恨二年少兩世惟存三尺嬰子父婦夫同日葬茫茫天理竟誰明

戲簡李錫爾 慶億○丁未 李公時為銓長

十載重來上玉堂鏡中雙鬢半成霜吏多新補稀相識身抱沉痾屢上章少日已非真學士晚年那得好文章似聞三輔驚抱鼓漢代何人起趙張

次人韻

東風掛席泝江流一別無端歲欲周未報 主恩身

便老久招官謗病仍休還尋學子三冬業謾有農夫百畝憂夜棹山陰催雪興須將斗酒爲吾謀

和諸公所次晦翁涒灘韻 戊申

春日山中詠考槃坐觀天地自平寬吳江太早鴟冥棹楚澤何須屈子冠蹈足吾知東海闊垂紳誰使泰山安天時本與人謀合何用區區問黓灘

同春先生入對乞退面辭而出一時諸賢追送於南郭之外小酌蓮池之上南雲卿令公先作一詩屬諸賢和之余謝不能先生屢督不止謹次其韻時余得暇亦以其日泝漢向峽 庚戌

郭外方塘楊柳邊停車臨水草成篇終南遠色情何忍黙上新亭意浩然已識行藏唯義在欲將憂樂與誰先聖心虛行由來久送別仍歌招隱篇

酬申啓明琍韻

上章乞殘骸臥病掩孤村不分人鬼關寧知禍福門老意催鬢髮時序驚丘園撿身追往悔收心始省煩已絶名利慕從他是非喧朋遊坐離濶舊業曠討論終南隔一水日夕勞夢魂江郊邂逅處復接顔色温吐懷吾無隱堅志君益敦新書董相帷永謝陶令樽詩工五十適氣邁獨醒原行看徙鯤海還懸困羊藩

夜深情未已攜手步華軒落月在江心寒天霜雪繁浮雲自蒸衍氣像互吐吞思逐飛鴻遠吟成凍鷗蹲感歎此會難丁寧後期存願結物外交談詭窮朝昏交織意先缺休戚舌莫捫已了無為法終當共忘言

琳琳

獨立倚琳琳北風何蕭瑟霜露且相侵為爾憂念切貞心良自若久有凌寒節易表保歲暮幽期廣未結

酒壚（此以下二十六首皆燕行錄）

白是提壺青是帘無人不道酒家酣幽燕民物還依舊獨使衣冠盡從南

臥佛寺

千里關山倦客蹤更無閑趣聽僧鐘即今亮獲行天下偃臥吾知佛意濃

連山關

西去慶遼薊北風氣已過衣冠縱爾羨皮幣亦吾羞異制看仍慣殊音聽益愁山河依舊在揮淚更盤頭

廣寧縣訪李將軍成樑古墟有感

北風吹大樹西日照餘曛故宅飛寒螢荒烟鎖暮雲山河千古恨戰伐一時勲刻盡轅門石森然見出羣

元日

三客同旅館兩年分一宵共嗟流景促莫遣別魂消
白日燕臺暮來顏蜀道凋知非近五十寡過自今朝

發豐潤遇雪

客店聞鷄起馬嘶風又吹雄心擬探虎賊勢尚張鴟
世變看棊局功名對鏡絲腰間八尺劍肝膽許相知

鳳凰城二首

勤業常思已十千壯遊長擬遍齊燕客顏忽改少年
色使節殊非卅載前悵望西方人遠矣盍歸東魯路
茫然世間翻覆無窮事欲使湘魂更問天
傾盡龍灣酒十千遠遊聊復騁幽燕雲寒漢帝閑關

處鳥過秦皇勒石前直北江深經日黑盤空山立膚
云然莫辨一去衣冠盡眼暗風塵不見天

曉發狼子山

村鷄到曉凍無聲晝角催程客夢驚一旌導車來路
澁亂山當馬塞雲橫斂云悲信行殊俗嘗盡艱難往
此生直待東方朝旭上欣同萬國仰光明

葦管鋪

深冬塞上苦風霜客路迢迢易夕陽極目普[illegible][illegible]
濶橫空白堞古城長百年耕鑿居民地此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馬庄欲問壽山山下老漢家何識鐵牽[illegible]

醫巫閭山

發蹤荒漠勢雄哉走虎騰龍自北來環谷望如千障列攢峯巧作百花開曾經鶴跡封幽鎮長對秦城壓海隈何事不嚴夷夏界外年天下滿塵埃

過廣寧知縣顏鳳姿持刺請見且示所作秦遊詩一卷求和甚懇備此爲謝

邂逅他鄉感水萍一場談笑遽忘形瑤篇入手慚無報薄酒傳心願莫停我自箕封應馬白君今關外識牛青前期共指回車日拙句聊賡伐木丁

山海關

天邊鋪練望秦垣蹲壓縈繞鐵作門駕海起撞鼇欲
戴列砲排堞虎長蹲百場鐵伐難全勝千載英雄幾
斷魂蒙築徐移俱寂寞至今惟見鑿山痕

謁夷齊廟 廟文宗始令春秋致祭元世祖追封公爵塑像用冕

當年求得在於仁嚴父尊君各盡倫袞冕尚存塗炭
意犧牲誰薦蕨薇春難從塑像求真面每誦鄒篇識
聖人江上數村餘古俗去周千載又逃秦

次副使韻

依微浦口暮烟沉古渡歸僧說首陽歲晏荒城凋景
物空餘遺廟寸心香可憐地是人何去但見山高水

肖長徽聖吾今安所適清風臺上獨彷徨

薊州

少時書劍負豪雄幽薊山河指點中萬里農桑連井陌千年鎖鑰壯榆庸居然玉節成頭白已矣金甌逐水空報國尚餘心一片朝朝覽鏡惜衰容

過通州

浮河轉海達皇州都會名城列櫓樓日暮新亭類舉目春來故國幾回頭千年遺恨厓山色萬古悲風易水流可笑吾行何太晚無由同上管寧舟

玉河館口占

管鑰編腰稱舊監斜裁無領卽新衫葛蒙同列三頭
叩茶酪交煎一椀酸誰識漢儀歸剃辮可憐波蕩盡
簪衛中原自是皇王地會待漁翁起釣巖

夢覺燭下走草

一夜歸心萬里悠春風吹夢過遼州紅花店外焰生
柳青石嶺前月似鉤草逕復尋三畝宅峩冠同拜
五雲樓曉鐘撞罷驚孤枕殘燭依微伴客愁

出玉河館抵通州

堤柳絲垂烟欲籠御溝波漾海相通千秋月色金臺
上一夜鵑聲禁苑中馬熟歸程爭落日亞鳴雄劍起

悲風平生壯志將何用夢逐嫖姚出漢宮

到山海關先送一騎報回期寄簡季氏（季氏時按西關）

持節西來歲序闌春風關路始回轅　玉樓消息今安否南幕音書定幾番夢裏容顏殘滿月別時衣袂酒留痕知君念我還如我一騎先馳報戟門

奉簡伯氏案下（伯氏時按嶺南）

南嶺蠻人北使燕弟兄相望隔三千宣威已覺鯨波靜奉節多慙楚璧全送菊重陽成此別看雲幾日待吾還寒燈客店難爲夢大被何時枕更聯

中後所次副使韻

萬里歸程度塞長三春消息落梅黃風生渤海舟無楫月出東方客整鄉杯酒强斟非意得歌詩遣悶便形忘不才更愧忝居右敢向江河較橐囊

甜水站

廟謨無借著時勢若危竿備位同竽竊行身恥木瑞孫忠聊自許利器不辭盤六代開姬武一圭謝呂植況湘莞爾屈流涕自然安不復分夷夏寧論倒屨冠

燕京有感

有聲東去水無語北來山客有殷墟感民思漢法寬路長霜雪苦歲暮栢松寒報國平生志骨拔骨險難

上帝尊居十二樓高懸日月作雙眸建邦立辟代吾
理忝位虐民為爾羞教始父慈而子孝道生夏葛與
冬裘有庸虞禮載咸秩體物周詩詠及遊古聖欽承
休以降後王違悖罪宜浮赫臨皆仰自民視衷簡那
知在剃頭夜覘幾望星象改晨興每歎歲時悠何心
耽酒輕秦賜詎忍起風沉陸舟不見不聞無乃老無
言無告各懷愁暗中旋斡人誰識會見羣黎免盡劉

次副使書狀聯句韻

客揭經冬久征驂復路初春光生海岱夜色屬望舒
試騁花駒步催將栢葉釃已孤朋戒酒莫遺婦猜疏

藺子言無賴荊卿計涉虛管刅見被髮羸法酷焚書
古聖千年遠遺民百戰餘衣冠隨燼火文物捴丘墟
弓馬威寰土賞刑視包茸翹趫忘習俗逸樂作蘧蒢
自伐應由汝斯文豈喪予清風恥粟墨怒氣起濤胥
班子初投筆陶公已棄樗考時知可矣在野問治歟
鬼哭秦蛇斷蔦窺漢火噓助聲淝水鶴奮擊博浪狙
景運方回泰妖氛早盪除倦河曾有舘古寺尚名臚
已解腰間紉多騎胯下驢頻傳皇帝獵屢見橐駝車
代序催寒暑迭徵歎居諸寄書唯有鴈彈鋏豈無魚
使節徒輸帛回轅始載旟壯遊今已矣衰淚獨漣如

混跡犬羊窟驚心牛馬裾遁逃慚四皓皎潔憶三閭
宿志在雲壑幽居結草廬門開五柳逕磯把一竿漁
樽倒花間酌帶橫月下鋤興亡耳不聞人世夢全疎
扶老唯須杖徐行亦當輿知非過四十百世願師蘧

追次諸公送別李惠仲 敏迪 令公韻 壬子

君莫行吟楚臣我將擊壤作堯民 聖恩未報身
先病心事其如愧古人 古擬故

次李仲羽 翀 送別惠仲韻留別惠仲

江上秋風日已頹將行還坐又傳盃相分莫歎前期
遠短棹時乘夜雪來

次韋蘇州西澗韻二首 癸丑

隱谷幽香衆草生鬧天清響九皐鳴有耳莫聽身已
老無琴可鼓謾交橫

松扉長對嶺雲生夜月時聞山鳥鳴獨坐無言仍獨
卧圖書滿室任縱橫

瀋陽道中次書狀韻二首

重溟遼左訪前賢浮海高蹤已渺然時世迭遷天漠
漠古今相續水連山河有淚悲王室漁釣無人問
渭川落日荒城歸鳥盡沉吟獨步大江邊

王事驅馳萬里餘備嘗艱險孰吾如交情此日誰同

病壯志當年笑太疎青草池塘歸夢裏五雲城闕拜辭初君恩未報丘山重家問休煩數寄魚

謝人送酒 去八

昏眸不待酒成花病渴方思井汲華瓊漿到手易爲飮却怕明朝自江水

[illegible]先生文集卷之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二目錄

疏劄

乞遞司書歸覲病親疏

因天災陳戒疏

應　旨疏

辭正言疏

玉堂遇災陳戒劄

陳情乞遞修撰疏

論尹順之尹善道仍辭修撰疏

應　旨疏

辭副修撰疏

應 旨疏

辭校理仍陳所懷疏

陳情乞遞副校理疏

玉堂因災陳戒請講學招賢劄

陳弊疏

辭校理疏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劄

乞遞司書歸覲病親疏 庚寅

伏以臣聞天地之大物皆盡情日月之明幽無不燭今臣亦 聖世之一微物也臣之私情竊有所懇迫者若不仰盡於天地日月之下則是臣自負於 殿下也臣請冒昧仰籲伏乞 殿下恕察焉臣本童騃無所知識學之一經才無寸長每自省撿徒有慚恧誤蒙 先朝恩遇擢置上第臣誠感激報答無路恒思退修以效方來不意今者 聖眷加隆初選省郎

已云不稱曾未閱月旋超華列猥以駑賤得待東宮在臣雖榮於國其何受命以來心神震越跼蹐罔措方將陳情乞免不欲冒進速戾以累淸朝以玷名器千萬慮外　召牌繼降揆以分義當不俟駕不敢違避黽勉就職顧其初心竊榮甚耻旣入禁直寢食不安中心栗栗不知自處纍登胄筵頻侍尙光益切悳愛夙夜勉厲欲爲報恩之萬一者亦臣之志也第念臣之父母年近六十方在嶺外而臣今身繫於官作別半歲人子至情不欲一日相離則于今瀾膈實所難堪望雲之懷非不至矣而人臣事君許國靡他公

識所重私情反輕歸覲病親載於法典而猶不敢請自决歸也昨得鄉書母患風疾沈苦彌留久而未瘳雖不至朝夕危懸之域而氣力憊敗日漸困頓臣聞來方寸不能自定情雖悶迫而職忝邇班不敢率意馳往敢暴誠懇仰控于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察臣至情憐臣至懇特遞臣職許卽歸救病母臣不勝幸甚且念臣年今二十三矣志軟才下所學空疎未信從仕如前所陳而加以氣禀殘薄比諸凡人未得十一疾病纏綿精神短乏少或勞動輒眩亂不省事理宜退伏分甘散廢今若優容寬假許其退處

投閑守靜專意讀書使之自勉數年之後察其才能可堪任使則收之如其不可則棄之則自今至死之年無非報國之日而亦一　聖代養士之道也不然而昧耻枉性貪榮冒進強其所不能力其所不支朝廷不之斥　聖明不之察童子備官白面致譏則可畏人言臣亦心愧慼慼汨汨皓首枯死竟無所成徒辱名器不但臣身顛沛之可矜亦是　聖代任人之乖方者也伏乞　聖明察臣至誠無餙憐臣自知甚明特許臣懇臣尤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懇迫之至

因天灾陳戒疏

臣伏見近日天變沓臻有若危亡之禍伏於冥冥而迫在朝夕臣於私室長自憂念惕然不安意謂　君臣上下警懼修省如恐不及既而數日無聞問之于朝皆晏然無動色臣竊自疑臣之愚妄過憂及此退又思之孔子著經備書災異考之諸史歷朝將亡必有變異斑斑具載今日天變臣固不知其象何應然念方當蟄藏之節大雷以震動之雨雹隨之數日不快氣象陰霏其不爲祥而爲災明矣然而朝臣默默無一進言箴規者　聖上無嚴恭祗畏求所以弭禳者不識朝廷以爲國家不足爲也天命不足畏耶輔

弼股肱之良不此恤經幄論思之彦不此慮臺諫耳目之任不此念如使不知天變爲可畏不宜居其職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昔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今 聖明在上其仁如天則盈庭百僚豈都無忠義之心而尚且如此豈以我 聖上拒諫杜直之禍有倍殷夏乎循此以過將至危亡顚覆而無有爲 殿下言者豈不痛哉臣竊念我先王應天順民立紀中興以聰明睿智之聖輔之以鄧馬耿賈之臣猶恐不得於天不保於民必有災異求言減膳上下汲汲若將不濟今 殿下嗣承大寶

違時艱虞國勢不如前日之鞏固羣臣半無襄府之
老成則雖使上下恊力共濟尚慮不保矧今 卽祚
元年災變荐臻而恬然不以爲念忽天之戒至於此
極臣恐 先王宗社終不可保而危亡之禍不日而
至也嗚呼中民之家千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
謂之不孝今 殿下踐 先王之位行 先王之政
不能安其 宗社保其赤子而民怨滋矣天怒震矣
災沴凶荒又從而棘矣尚不思警懼修省之道方且
蹙氣作怒社塞將絶之言路摧沮已萎之士氣 上
下睽阻誠意未孚若是而一朝脫倖蔽聰四方瓦解

遂至邦國不支則吾 先王在天之靈其肯曰有後
而抑不知 殿下今日將何顏入 太廟乎伏願
聖明上畏天命下恤生民惕然警悟大加振作以安
宗社保民生爲志謀于外廷詢于草野以求所以安
保之道則近之以股肱左右裨納嘉猷遠之以四方
風動皆思畢忠轉災爲祥亶在於是此志旣立無不
獲應臣世受國恩曾忝近列目見時變朝無一言若
使後世指點而譏之曰千乘之國終無一人云爾則
臣死且愧焉臣由是不避斧鉞冒昧陳誠而不敢職
及時啟之關但明危亂之際救之當以立志也 殿

下如賜聽納立此志而求其所以行道之要施政之
端則以一國之大能言是者豈少其人哉臣不勝激
切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深嘉爾忠直激切之言可不恐懼而體念哉

應 旨疏 辛卯

伏以臣性本戇愚年少氣妄目見國事日非灾異荐
臻竊嘗慨然流涕思欲叫呼 天陛剖瀝肝膈者久
矣顧念疎微之蹤有嚴鈇鉞之威積年欝結終不自
抑乃於前冬適因雷變略陳警灾立志之說而不敢
暇及他事者良以志者萬事之根柢也古之賢君亦
有警懼灾異而立志修治者臣之愚意竊有望於

殿下之儆戒更始如古賢君而原其本心斷無他膓
伏蒙 溫旨奬嘉有加臣誠感泣益激忱悃前之所
嘗妄自費慮于中而擬爲一得者更欲仰陳 冕旒
之下或藉芻蕘之採矣繼又聞之經席有言及臣言
者而 聖敎處其氣節之習近於黨論傳聞或誤未
必真實惶恐隕越無地自容括囊不戒噬臍無及而
又伏惟念如臣疎劣早蒙國恩厠在朝列凡有所懷
義所當陳而事君不久誠未上孚則抑其年少之氣
恐陷偏係之習無非 君父愛惜誨責之至意則恩
益甚矣復何憚焉自是厥後晝思夜度苟可以裨補

國家者私自劄記欲一投進而有所不敢疏成復毀
凡再三矣知臣者以爲自古忠言讜論非不至矣而
上無採擇之實徒爲虛文耳不知臣者以爲癡人妄
物不識時宜浮薄喜事此兩人者皆非所以知臣也
何者方今 聖明嗣服爲堯爲舜端在厥初而痼弊
未袪灾異沓至屢下手敎懇求至言誠意惻然見聞
感動而下無一人應之者則是臣下之負我 聖明
者也或者之言曰 聖上卽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
新化內自朝廷外及草野有所欲言無不畢告雖或
雜以狂言妄說其中可採者亦非不多而到今三載

未聞施行徒爲故紙今之欲言者戒此而迄可休矣斯言雖陋亦有然矣然臣終不自沮者臣之家世粤自國初偏蒙恩化義當與國終始臣今竊科幸通仕籍而積病癒痼不得自力雖欲奔走奉公以報涓埃其道末由則無寧陳其私見畢露誠懇或有少裨眾且不悔方期以病自廢意絶求進世人譏斥素所不避朝廷聽否何敢較也臣之所言亦何敢自謂一一皆是而雖不見用敢懷恨心惟其分義如許不敢不言而必欲言之於今日者抑亦有意焉臣聞之天下之事必得勢而後成今當得勢之初所當汲汲求戚

不宜緩緩以失、必其勢有三其一已失之矣今又一
勢當前而又從而失之則國家終不可得以治也
宗社終不可得以保也夫所謂勢者何也國家不幸
累經兵亂生民塗炭極矣民之望治有若水火而
殿下以天縱之聖夙彰休聞嗣承大位四方億兆鼓
舞風動日夜望其政化當此之時 殿下振作修明
以圖至治則反掌坐運未足踰易而數年之內施措
失宜大謀衆望無可收拾此固治國之一大勢而
殿下已失之矣然謂二勢當前者 殿下以天性之
孝秉自盡之禮哀戚之誠感動遠邇一國臣民莫不

拭淚延頸曰吾王之孝卓冠千古孝為百行之源推演是心舉以措之至治可陶矣王化可復矣民之望之比初蓋切而日月不居哀慕莫極三年有制百王不易大禮將畢卽吉有期當此之時 殿下赫然奮發親攬萬機以大有為之志行大有為之政則此臣所謂得勢之一也皇天仁愛累示灾警星辰騁妖水旱極備以戒飭我 殿下者至矣在昔商之中宗高宗遭桑穀雉雊之異以為儆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中高之治未聞於灾異之前而大彰於修省之後則 殿下今日卽商王陵圖之日也當此之時

殿下瞿然知戒思與善治監先王之休實斥後世之虛僞則此臣所謂得勢之二也嗚呼既失之勢已不足言而當前之勢又不可失　殿下當此難得之大勢苟不振作改圖夫復何望此臣所以徊徨眷顧不得不自已畧陳數條以效芹獻而必先明其得勢之由者蓋人之志苟不得勢而操厲則易於渙解此誠古昔賢智之所共察也惟　殿下審之哉其條有八其一曰擇并任爲愛民之本王政之大愛民爲先而愛民之道莫如先擇守令監司也三代之盛舜咨十二牧周有六卿分理六鄉而治化隆洽自茲以降治平

之世莫如漢之文宣而亦純用循吏而已當是時公卿大夫出莅刺邑入則輔相故朝廷知生民疾苦郡縣知朝廷政令治之甚易化澤速究竟致富庶之業雖以唐宋之文治莫可及者盖其先識治民之道也令則不然守令之任視爲下職非蔭官武夫則必文士之無名望者不然必得罪淸議者不然爲人君酬勞行遣之地耳如此之輩自初筮仕屈指計朔以待遷陞纔超資級奔走懇求及其得之務爲肥己猶恐一失不可復得其間或有名流作宰者必稱以暫就關邑以爲出仕到治之後侈其厨饌酒食自娛內治

家産外抛政事凌轢隣邑莫敢誰何曾不幾日志厭意薄便自棄歸曰於外於內美爵好官吾所自有數年坐罷何足關乎至於監司爲任益重徒恃氣勢遊巡列邑載妓縱酒視其蹤狎行其胸臆如此而政化可以流行生民可以得保乎是故朝紳之間皆不知民事之如何或有近侍之臣陳奏弊瘼例以風聞隨聞隨達及其覈驗類多失實矣撫摩之任專委無識剝割之手讒獻之士多是不知耕穫之人奈之何民蒙　王澤而吏治其職乎臣之愚意以爲凡文士出身初陞六品者及他武蔭有才望之人並除縣宰責

其治政其性剛明者選入臺侍其善教導者擢拜館職其知治體者漸升州府自州府爲監司自監司入爲卿相或不能治邑而有文才氣節儒雅者各隨其長而用之然其選入之規必先試治民而後量才收用以爲通塞淸濁之階監司則必擇二品以上方嚴正直負公輔之望者爲之加其期限率其家眷如先正臣李珥所奏以爲久任責成明黜陟嚴考課之法時遣御史廉察阿墨信其賞罰銓官用人亦隨奏課而高下抑揚則不出十年郡邑之除爲世所重任其職者皆思自勵列邑之宰無非能吏經幄臺閣之臣

亦皆歷試職事備諳民情上有裨於咨詢下有資於治政其於為國之道實是第一件事也其二曰量人才為委任之方為國之道惟在得人而爲今日言者必曰人物眇然世之乏才甚矣此誤世之言也臣以爲不然人無才不才而各有所長顧在用之者擇長棄短而已今則用之失其術人有一藝聞者不分夷險一任驅使擢用踰分人器不當强其不能竟致僨事則又從而言之曰人才不古若也殊不知才各有能不能耳其不能者非不能也乃不能量才而用之也唐虞之世以皐陶稷契之賢宜無所不能然而司

徒司寇之職各有所授者蓋堯舜之善任人也今雖不可得稷契之儔亦不可曠百司之職 殿下擇其人而授之職試其才而任之事可堪者用之不可堪者斥之則人人各盡其才而羣策畢舉四方砥礪而人才蔚興矣昔戰國之游俠西漢之循吏三國之將士李唐之文章皆天運之適然萃出於一代咸各隨時世之所尚人皆自效耳人君操風化之權凡所欲爲何者不成惟在取舍培養之如何故人之有才者逢亂世則善將逢治世則善相隨其所遇無所不可苟不逢時只是尋常者以 宣祖朝人才言之有若

李恒福李德馨李元翼尹斗壽柳成龍等諸臣平時
只是文章名華而已有以此人輩可以定板蕩之亂
樹中興之業為言者國人皆以為不然及其立大勳
勞然後始知其才烈不減於漢之鄧禹也至如李舜
臣本是微末權慄素無名望苟不逢時老死下職則
人莫知其抱不世之才而至今泯滅久矣當今之世
又安知其老死幾許權李之才乎臣又以為雖有其
之以職亦未可以得之矣其三曰接臣隣而
當今之弊莫如罕接臣隣不通下情之為尤
祖宗朝不但頻御經筵凡有公事承旨必入

聖旨故君臣之間情義相孚謀猷得宜自
時此規永廢近日則雖經筵晉接之時自有
負故雖累經臺侍之人亦有未諳　天顔者
懷只以若干文字搆成　啓辭語不明白情
叅盡到以此不能上回　天聽守例因循久久孚執
爵或　上未見信有拂　聖慮則嚴旨累降氣象不
美非徒羣臣之不能盡情於殿陛之前　殿下亦且
深居九重罕接其人只以職事之間些少舉措斷其
爲人人非堯舜安得盡善或有差誤則不辨本人心
跡如何即加揮斥不復愛惜臣亦恐有乖於聽人之

道也臣意以爲自 上雖不可日御法殿只於便殿視事之時凡大小事承旨皆爲親稟裁決諫官所啓亦令親奏諫臣曰否 殿下曰可 殿下曰否諫臣曰可雖事之重大者決於面譚之間不煩文字之瀆要在君臣上下誠意導達咸得事理之正則自然無阻隔乖離之歎而羣臣之邪正才劣亦不逃於 聖鑑之下矣此外凡有欲言時事者許得入奏使四方之遠皆無隱情其於治政思過半矣臣閱見古史雖漢唐之君治平之世則君臣相接亦無所拘至如愼妃見袁盎之斥而君子以爲美事不以爲內外不嚴

迄後世則衰替禮法不嚴而節目極苛甚自高大而其實漸卑矣凡人之家治耕織者必問奴問婢不厭卑賤以爲必成無虧之計况治一國之大而居禁密之邃遂使婦寺傳敎令而望其有成乎 殿下誠能復祖宗之舊制革昏朝之陋習則人皆效忠而國可治矣其四曰明人倫而闡敎化臣伏見近日天災時變疊見層出不可殫記而其所大可憂者不在此也綱常之變倫紀之惡無歲無之至於京城之内而亦復有之臣恐未及百年將見浸浸入於夷狄禽獸之域而不可捄矣言之甚醜良可痛心然而致此之由莫

非教化不行人倫不明也是故逆節累起而亂臣作矣綱常斁絶而賊子出矣苟不汲汲扶正復明五典之教必至君不君父不父矣誠願　殿下怛然振勵以明人倫以闡教化救斯世於將亡拯斯民於旣溺則庶乎人理不滅而王道行矣然其所以設教之法自有聖賢之政布在方冊者臣不敢支說焉其五曰嚴名分而尊禮貌名分聖人之所重也苟不先正上下乃亂近來國綱不立朝廷不尊　君上之命不行於朝廷朝廷之令不行於州郡至於下官凌侮上官胥徒慢蔑官長雖公會官府之坐微末郎僚之比不

肯儕服徒欲相壓惰色揚於面侵言發於口少無敬畏退輒譏訕其心以爲彼雖資級陞職居吾上吾何畏彼哉其下亦然漸次以去至于下民皆不畏上習俗不美實由於此其弊將至於不知有 君上矣臣意以爲先自朝廷正其名分三公摠六卿六卿摠貳卿貳卿又摠其下下至如胥吏之輩亦各自有統攝率以檢飭一如 祖宗之制則庶乎人皆畏名安分而自無踰越之習矣其六曰振紀綱而勵廉恥自夫紀綱頹弛廉耻都喪人不畏法世皆溺欲雖自謂名士正人亦未免於流入者久矣試以一二弊習言之

在高位者皆以勢力資人苟爲利家之計至於臺諫
執法之官出則行呼唱於道路入則使其前導之卒
假其法司之威以爲徵債之一差其間縱恣之弊有
不可言而習以爲常至其親族知舊之人亦欲徵債
則並皆送言請借如人家器用之具而便即借送略
無難色前導之設豈爲此輩行刼勒哉至如貢物防
納已成陋習陽托牟利之徒以避世謗陰操請囑之
柄以爲分利惟其如是故因緣市井與之親密至於
譯官輩之燕返或定送護吏爲下吏者羞憤欲死視
其官員不啻無識鄙夫而已何由從其令而奉其事

乎噫舉世滔滔同浴莫譏一通名塗竟相朋比其在同刹掩護是事見其異己却嫌被謗稍欲自拔已爲勢孤羣猜衆斥彼此不容頹風已慣莫敢相規良可寒心臣以爲苟不振紀綱而勵廉恥國家之亡指日可待也其七曰伸寃枉王者施仁宜先寃枉當今聖明在上羣生各遂既無抱寃寃無不伸而然臣抑有所慮其寃枉者或有以感傷和氣豈以忌諱而不言哉夫鄭泰齊之竄也初因亂賊之口而別無證驗其類數人而獨被重律似爲偏罰雖復姻連處逆而且無干犯自餘諸人皆不抵罪考其前後實無可閒

則若泰齊者在法可恕無或究乎至如俞棨前後大
臣宰臣屢白本情非臣所可更陳且諸臣之或有言
及棨事者皆斥以營私斷以嚴章非臣一言所能上
槪 聖心然臣念之人情不甚相遠棨雖無狀必不
如 殿下所教者而初既特釋後復授寵每因臺下
之觸激而或疏或寵夫豈一人之罪也而因人而深
淺也哉當初陳疏之臣三人而本情則同出於愚言
無他而已獨於棨也 天怒益震者蓋因銓書之引
用許書諸臣之救解支蔓遂疑棨之鉤釣時論締接
要路至以臣子所不忍聞之說斥之恐非聖人物各

付物之道也逝翼之削奪黜送亦恐為 聖明之欠典也若以翼為嘗試之計罪不容誅不宜如是寘太薄若以翼為老病不能致察則罪出無情不宜如是寘過重臣固以為雖非翼人臣豈有嘗試之大奸尙叅必知其不能察也不察之罪與本家長不大相輕重尹履之旣以年老免譴只削其職則翼之黜送似為過重而情外之教得非寃乎此外在謫罪人或有涉寃者 發下與一二大臣商議輕重以伸其寃實是仁政之大也近日之稱寃屈者無如金益振之削科臣實慨然益振若有行私之迹則非但削科而已

當被重律而其時考官亦當與之同科苟無行私之迹則亦無削科之理封名雖濶本無定式若從今以往嚴立定式而有犯之者則削之可也今既不然而猝然以爲封濶而削之實爲寃甚 殿下亦知其寃至有職名之除雖是義事臣以爲不然如以爲寃不必除職當復其科如其當削不必除職亦將有罪矣曾在 先朝有一擧子誤用 國諱而削科者科場之規用 國諱者皆削明有法典非如盖振封濶之比而其時筵臣有言其可惜者 先王卽許復科良以自有科法以來賢愚同赴得與不得榮悴所係雖

有行道之志亦必由此而進窮閻下士白首篆刻幸
而得之又以非罪而削之其爲冤屈莫此爲甚人君
作人之道亦宜先察也伏惟 聖明垂念焉其八曰
重典禮 宗廟世室之儀神人之盛禮國家之大典
尊崇 祖宗澤及萬世古禮三千莫此爲重是故
成廟世室之議始發於賓天之初而其時有大臣禮
官及諫臣金克愊金馹孫等獻議之文不知當時其
令大臣禮官臺閣雜議與否而其所以重其禮則若
是矣及在 先朝獻禮之時考出當時獻議然後羣
議始定夫列聖世室非以子孫私其 祖宗也盖以

聖祖功德浹洽人心百年不忘而禮不得已也今我
中宗大王華亂圖新深恩厚澤至今在人臣民追慕
之誠宜獻萬世之盛禮然臣伏聞朝廷初因禮官之
啓問議大臣已為允定羣情喜悅雖不可極其在禮
文無乃太簡乎夫禮不重則事不誠臣之愚意以為
會議于左廷二品以上重臣或考出 成廟當初獻
議節目而為之然後播告中外人民與之同此慶禮
允合事理且臣伏見 殿下誠孝出天三年之制已
終哀慕之情不衰至於朔望之儀亦皆躬行實是事
亡如存之至意臣民之感悅充極然念拜哭之禮有

所讓於古經降殺之節近以禮官大臣前後啓辭
殿下亦知其過禮而且曰予則經情直行此言何其
遠也雖出於哀慕罔極之情獨不念先王制禮不敢
不至之訓乎情雖無窮禮必義抑旣已脫衰之後仍
從衰禮未知於禮何令若旣祥而不殺及禫而復遠
爲盡除則無乃義情無漸有非遷禫之意且豈可繼
之道乎禮雖緣情而生古之聖人參情定禮以爲與
或過與不及同歸於失苟或徑情直行則大孝有五
十而慕者哭泣之哀豈但三年而止哉聖人之意以
爲三年之後遂爲復吉則孝子之哀慕猶有所不盡

者故遂有中月之制情文盡備矣今於旣祥之後朔望之奠每用哭禮則未知旣禫之後當用何禮殺此情耶臣之妄意則以爲旣過大祥其間朔祭似當只用拜禮而已豈可謂禫有哭禮而未禫之前朔望之奠亦用哭禮乎亦其降殺則禫與大祥節目亦有一等殺耳蓋禮之有哭三年服制盡於此日孝子之心哀慕必倍自不得不哭亦不可援據此禮用於朔望也禮云過情非禮而古聖之訓至嚴速令禮官詳考禮文更爲議定似合重禮之義但臣非知禮者只陳臆見伏惟 聖明垂察焉嗚呼今日之弊不但是也

大官依違小官悠泛凡干國事一委胥吏胥吏之徒抱文書而來言當如此如此則不審端緒謹署紙尾以送傍人或問曲折則全不省矣秖以詼諧爲淸致閑漫爲雅習不知國家日至於危亡臣誠痛甚茲敢先陳其切急之務條列如右而然其振作之方惟在殿下之立志如何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必期治國如三代之隆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一國之大而不先定 聖志則其能治乎

自古人君孰不欲其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　殿下誠能先定聖志以立標準勉勵羣下則風行景從無不後應雖如臣之百不逮人者亦當鼓竭駑鈍以思萬一之報況賢豪之士志存於經世者乎然而雖曰立志必待學問窮格之力操存省察之功然後可以成其志臣非知道者雖不敢妄有所陳奏臣朱熹告其君之疏備悉無餘伏願　聖上取而讀之加意留神焉然而天下之事不誠不能不明不察

伏願 聖上自反而懋之哉昔召公之訓王曰玩物
喪志大禹聖人也而惡旨酒焉伏願 聖上自勉焉
臣聞 殿下龍潛之日時近盃酒或以大酌爲快及
自正儲之後已絶狂味而至於筵中申戒備至臣民
欣悅允不可輕然臣惓惓之私不能無程子好獵之
戒妄陳及此伏願 聖明諒其狂僭而納其愚忠焉
臣不勝惶恐屛營之至答曰覽爾疏章嘉尙不已也爾以年少學士通達事務備
諸俗態何以若此之甚耶出入從論無有忌避予心允用嘉焉可不惕念哉爾亦勿移於俗陋之習
善養此忠直之氣以期遠大且疏中所謂世俗祗以詼諧爲淸談閒漫爲邪習國家日至於危亡之識
我是言而三復嘆繼以噓唏也國家之日就危亡不能收拾正坐此病也嗚呼東晉之風不幸近之

矣批我臣都宜以刻骨未端好獵之喻忠實之意尤爲深遠可不書紳焉仍　待曰司果閱畢垂以

耳正小官敢爲上書言事語多切實其爲忠讜誠爲可嘉令下虎皮一令眼給以示予嘉奬之意聖

口　傳口既下求言勸之使言言而不用何以求焉茲見應旨疏章力言鄭泰齊之罪有可恕之狀

可不採用焉其令該府特爲放釋又數日傳曰近論疏章則多言過激之論罪偏重云可不採用

焉其令該府戴其門楣

辭正言疏

伏以臣性本愚戇且無才識惟其志妄氣麁過於憂愛時或喜爲大言其於世務實所昧昧恒求退伏不敢冒進者不但爲臣身自謀蓋念貽累朝廷辱搢人議傷公害私一無所裨臣之實情　聖明或有以諒

之矣不意今日誤恩荐加升臣以言責臣誠震越罔知攸處夫諫官之職爲人主耳目其於國家之事無不與聞而澄清激厲振起頹俗亦其任耳非以爵祿恩寵爲一時私榮也上之除是職宜擇方正不阿之士使之匡救君違糾察官邪下之受是任宜度才力可堪之義以之進盡謇諤斥去諂佞苟失斯道適足爲虛授濫叨而已可不慎哉乃者 聖明失於擇人遽及臣身既已誤矣臣何敢不自量度貪榮冒進重誤我 聖上哉朝廷不謂無人矣直士不爲不多矣知臣譾劣猥當恩命實爲清朝之羞而抑恐名器爲

之一輕矣且臣念之諫官之職若是其重而今日之
爲諫官爲尤重何者方今言路杜塞已成避事諱言
之習直道久屈不見繩愆糾謬之風間或有一二敢
言之人 三疑好訐下 致猜隙終至摧折而後已是
以語涉 乘輿人皆畏誅事連卿相口輒囁嚅彈劾
莫及於清要抨擊偏歸於冗末如此之時雖使汲黯
日進外仁內慾之戒蕭遂得試排奸正邪之手惟憲
不可復振已消之風采而況於臣哉伏乞 聖慈察
臣至懇亟賜遞免以幸公私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

三堂遇災陳戒劄 應教洪命夏 校理李晳 副修撰吳挺緯 副修撰丁彥璧同製

伏以臣等伏聞頃者圻甸湖西海西邊海諸邑水溢太酷田疇禾穀壞損無餘繼又聞湖南旱水兼備禾穀萱存者七月念後始得發穗而市中米價一匹綿纔六七升民皆饑餓嶺下尤甚而嶺南亦如之又於今月初五日微霜乃降嗚呼天其將欲勦絶我民命耶臣等驚憂深慮不能自定昨日雷電驟雨又何其愆度異常之甚耶凡玆數變實是危亡之兆而咸萃於我 聖上勵精之日何哉臣等聚首震駭誠莫知致此之由也 殿下亦以此爲憂哉然臣等聞之天之在上有如懸鏡隨物方圓而細巨悉照是故人主

奉天立極理民行政而其所得失天為之鑑垂象示
警其理不忒今日天災無或我 聖上有違德失政
致天之警耶抑又聞之天之降災異所以激勵人君
以為開悟從善之地是故漢之文帝號稱治平而災
異最多無或天之眷愛我 殿下一如漢文乎今我
殿下居憂禮畢始攬萬機夙夜匪懈而天警至此豈
非上天眷愛之至而玉成我 殿下乎然於 聖德
之闕遺時政之得失猶可以指陳其一二伏乞 殿
下恕察焉臣等謹按春秋傳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
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此誠至言也

人君之遇災異者不可不以此為監也夫其所謂謹
異畏者何指也曰惟誠哉臣等伏覩 殿下即阼以
來至誠求治于今三載未見實效欲正朝廷也則朝
廷日以混淆欲振紀綱也則紀綱日以解弛民生非
不欲保恤也而散亡益甚法令非不欲整頓也而紊
亂無序恢張公道則私議橫奪綜核名實則虛誕成
風以至奉若天道而天災極矣臣等於是竊疑 殿
下切已之功有所未至也何者義易論乾健之道而
不息為大大學說治國之序而修身為本誠使 殿
下立其大本而推諸施措之間責其實德而發於辭

令之際則風行草偃之化可以立致而竊觀近來實心未孚虛名是尚日御經席而不下喫緊之工講說義理而未見存養之力聽言雖廣是非或不得其正用人雖審賢邪或不得其情善善而無所施惡惡而無所斷若是不已則臣等恐雖有求治之名難得爲治之實也臣等近嘗得之傳聞 殿下於筵中教曰臺諫之論大同之法不過只陳所見而已至於備局之啓則曰人言雖巧予豈動哉夫巧言者讒口惑亂之謂也前後論大同者雖或意見不同各陳利害要其本心爲國無他若遽皆歸之於巧言則其論之者

未必自服。聖教本意亦何削除之殊耶又聞筵中
以內司之事論宰臣之教無異家人父子之相勉而
聖量之恢廓天地同大臣等自聞此教喜極而憂曰
有君如此不能引之當道措世唐虞則實臺下之罪
也安知不目而答尚方之言辭意遞至不平耶假令
前日筵臣不知織飾回折有所際違自是誤聞何損
於 聖德乎 殿下惟當以爲外人不詳之致而已
家喻戶曉乎所知者殆無哉 聖量有歉而自示
不廣乎如許今事無甚緊於恐或有損於 聖德之
萬一也且君臣相與之地尤不可不致意 人君之舉措得宜賞

罰當理使人心悅服耳刑威力制之舉每見於歷代
昏亂之日而徒為敗禍之歸何者凡國家將衰政令
紀律日漸解弛繼世之君見其然也欲齊之以法而
人心既玩令亦不從由是上下相激情義不孚猜暴
怨懟不復愛惜嚴刑酷罰竟至潰亂此理之然也明
智之君知其如是故導之以仁義率之以禮讓勸之
以刑賞使民日遷善而自不至於干犯也今願 殿
下明以察物斷以制事罰及其罪賞及其功則紀綱
不期振而自振此所謂公則明明則嚴在其中者也
竊覵 殿下近日以來頗尚嚴威至於推考薄罰亦

下禁府罪在怙終則固難容貸雖是眚災之一不至罹
適者亦未免下理實非聖人寬仁之德而反有損於
使臣以禮之道也噫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聖賢勉戒
未嘗不在於此而今　殿下治民祗懼克儉于家服
食器用務從省約至於名日之方物大禮之服餙亦
皆減損臣等欽仰　聖上節儉之盛德也然而難持
者盤水易仆者人心千里之謬始於毫釐九仞之虧
在於一簣若使　殿下終始此心靡有少懈則夏后
菲衣之治文王卑服之功指日可待而詩不云乎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臣等之所以惓惓於　聖上者

也噫下情之不通久矣頃者常參之舉誠美事也在
庭諸臣只行拜禮而退有若一時習儀者然此豈臨
朝聽政之本意哉臣等伏聞我 世宗朝則終朝視
事親自詢咨而凡干公事該曹皆得稟斷自夫此規
之廢而草記之啓作矣今既復設則各司可啓之事
皆宜面啓以備 睿裁豈可以常參爲一文具而罷
然而退又有草記哉且常參之日則罷朝之後諸司
之官各於本司開坐以其稟旨之事因爲舉行之地
不敢偃然徑還其家乃是古例云而今則常參之官
既無稟旨之事又闕坐衙之規此等事亦恐不當也

若夫經筵之法有三時之講與夫召對夜對之規
則此外更無可議而臣等竊念君臣之間嚴敬太過
誠實不足有非上下相孚之義臣等之意則方今
殿下銳意圖理孜孜不怠若於萬機之暇有所得於
聖慮者則勿拘儀文不時召見政院玉堂及他閣內
在直諸臣而敎之曰予有某謨某猷爾其可否之僉
曰可 殿下斷然行之爲百姓利又敎曰爾有嘉謨
嘉猷爾其數告熙予之載有以謨告而言可底績嘉
納之以勸庶僚則此誠堯舜都俞之美也矧今秋凉
氣淸更夜漸長或於丙枕餘閒晋接侍臣于寢内咨

以當世之事其所進言可用採之不可用置之則是
皆有裨於　聖德而漢帝前席之美事可復見矣噫
民生之困窮未有甚於此時元元之望只在今秋而
大雨連月雷雹並作餘存之禾穀萎折殆盡結顆之
木綿損落過半八路民生已絕衣食之源未及收穫
將見散四塡壑之慘不知　殿下將何以救之哉嗚
呼我　先王以艱大之業授遺我　殿下殿下之今
日惟無疆休亦無疆恤　殿下其念之哉今　殿下
奮此上天之不豫下民之胥怨苟不施之以仁結之
以義以與復我邦家則土崩瓦解之患不日且至矣

中民之家百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必謂之不孝
刻惟我　殿下踐　先王之位行　先王之政不能
保　先王之民生守　先王之緒業則將何以爲廣
孝之道而爲天下後世辭乎臣等俱以無似忝叨經
幄區區願忠之忘不能自已冒陳狂瞽之說伏乞
聖明赦其僭而納其忠焉取進止答曰覽玆箚辭語意切直足見我經
幄近侍憂愛忠讜之誠嘉悅之懷實倍常品噫寡
昧非不欲顧治而天怒民怨日加而歲增災異變
怪式月斯生而殆無虛日以此推之則尙爾不亡
亦云幸耳焉在其代天牧民之意乎夙夜憂懼不
遑寧處所陳等事可不體念焉人非堯舜每事何
能盡善雖我近侍凡厥經尤罔或攸伏無遺細大
悉陳于我以補不逮求端所謂子孫不能守人必
謂之不孝之說尤爲感動於中也常恪等事當令

政院議飭焉

陳情乞遞修撰疏 壬辰

伏以臣猥以無似累忝匪據受恩偏厚報答蔑效恒
懐感慄不知死所不意今者誤命又加臣誠惶蹙措
身無地第臣有祖母今年八十有二方在臣父任所
自臣在孩提祖母抱哺鞠養以至成長不但臣之爲
爲情深祖母撫養特甚衰老之後尤不欲一日相離
而臣幸蒙國恩早通仕籍榮則極矣身縻於官睽違
多日一念耿耿常切於中昨者專人來言自冬以來
重傷風寒彌月沉綿全廢食飲氣力危綴臣聞來心

不自定卽欲馳往救護而　新命之下不敢輒發呈
單陳懇又非法典所許反復思惟終有所不能自抑
者仰恃　天地父母之慈敢有犯分冒死之請伏乞
聖明諒臣僭猥察臣悃愊亟遞臣職俾遂私情不勝
幸甚且念臣旣無能仰報　聖德之萬一而惟是願
忠之誠素所蓄積隨事而發有不可遏狂瞽之見不
得不畢露於明主之前伏乞　聖慈容而恕之臣伏
念國運不幸逆臣孽芽旣稔皇父之惡更圖禁安之
計幸賴　宗社威靈罪人斯得刑章旣正民庶相慶
抑今日國家之勢譬如大癰旣潰氣血盡脫苟不汲

泯然補之以平和調養之劑而卒有風寒並至之病觸冒勞役之症又從而乘之則將見真元大敗四體不遂而莫之救以死也為今之計宜莫如收拾一時賢才培植舉國公論使元氣日盛外侮莫侵此誠殿下今日啓聖興邦之一大機會也所謂收拾培植者豈有他哉惟在 殿下一舉措間耳往者宋時烈等以山林修道之人受知於初服 殿下之禮遇之固非近世之所有時烈等之為 殿下圖報地者亦豈出古人下哉適值時勢大謬狼狽而去使邦國之事蓋以潰裂而不振至今士論之所歎惜者未嘗不

在於此不知 殿下亦嘗憮然於此乎噫無法家拂
士則國恒亡時烈等非今日 殿下之拂士乎臣誠
願 殿下招致此人等置諸左右上有以補 聖躬
之闕失下有以爲國人之矜式玆豈非今日之所當
先者乎然待士之道貴在推誠推誠之道亦在反己
此尤 殿下之所當惕念者也況大孚俞棨等旣以
妄言獲譴此 殿下之所深惡朝臣之所忌諱而不
敢盡言者也然臣竊念大孚等俱以 先朝侍從之
臣當 聖上始初淸明之日只欲殫忠竭義以盡臣
子之職而已寧有他腸哉且其事 殿下日久 殿

下宜亦諒其為人而求其心矣趙錫胤之所失初非情犯李慶億之樸直亦無私意而俱被嚴譴至於投棄此亦非 聖朝遇士之道也徐必遠丁彥璧之所論雖不知朝廷保全之本意亦是有懷必達之義有何沮撓國家之大計乎況聽言之道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若從而罪之恐非所以開不諱之門也嗚呼國家之興替實由於用人而目今人物眇然國勢日卑亚邑而立 殿下之朝者果幾人哉凡玆數臣者皆 殿下前日之所信任輿情之所屬望若以一時情外薄過捐長錄短仍為 聖世之所棄則

豈不有憾於天地之大而亦恐 殿下無與共爲國矣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正士姧邪爲之不起伏願 殿下念玆哉臣又聞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義今之君子進人也若將置諸膝退人也若將墜諸淵伏願 殿下戒是哉愚戇之性不識忌諱危衷所激言不知裁臣無任惶懼屛營之至

論尹順之尹善道仍辭修撰疏

伏以臣以無狀久侍經幄而自顧才識蔑如上不能裨補 聖德下不能導達公議被人唾罵固所甘心

大提學尹順之之不容於物議臣亦知之已久僚案之間亦有此論坐於疲軟嘿嚅度日不能早發竟為宮官所譏斥惟增愧恧何說自解至如承旨尹善道則當初召命之下識者固以為 聖上之失擧及其超拜承宣輿情俱駭蓋善道之前後重駁居官貪婪之狀不但事在既往亦非臣之所目覩也若其不謹於身無行於家逸居蔑義多行僭制則臣亦聞之熟矣其為罪累名教之所難容國人之所共棄豈可以一時師傅之舊混辱於搢紳之列近密之地哉臣頃於鞫廳與同事僚臣言及此意而姑待兩司欲循故

例儀聞本館諸僚已發於公坐而諫院亦且有議矣遲延數日未及舉劾庸詎知善道之又敢抗辭至此哉臣忝冒公論重地旣不能獻規於前又不能劾正於後而　聖旨極嚴以媢嫉爲敎發論諫官至命特遆則臣何敢歸責諫官而自得晏然乎嗚呼媢嫉二字本是小人猜刻君子之稱豈意今日欲劾無義無行之一善道而遽得此名於　君父哉决不可冒耻在職伏乞　聖明亟命鐫削臣職以治不言之罪且臣伏見臺臣避辭有長官筵中奉旨退與議罪司書李尚真之語筵席說話雖未得其詳而尚真果可罪

也雖無 上敎自當擧劾尚其果不可罪也雖有
上敎亦不可從也嗚呼國家之置臺長秪爲承敎議
律之地哉此則一法吏足矣安有臺閣正直之風也
誠前古所無之事臣實不料 聖明在上而承順之
習乃至於斯也臣旣有負犯方在俟罪之中雖不敢
以公相規區區所懷亦不敢不達臣無任惶懼屛營
之至

應 旨疏（貼黃隨短疏以上 短疏失本藁未錄）

臣伏以天造不幸國步艱虞上下惴惴恒恐莫濟
而加以天心不豫災沴荐臻國勢顚隮如水益深而

今歲之旱乾又至此極民庚遑遑大命近止嗚呼誠可謂太息流涕之秋也臣伏覩 聖心儆懼夙夜焦煎自責甚切求過甚悉敷求直言綸音懇惻凡在臣民莫不感激拭目思欲效萬一何況如臣駑劣久侍經幄受恩深厚其可以妄言為戒獲罪爲懼不進一言孤負 聖明哉仍念臣遭遇盛際濫荷洪私忝在侍從已經數年未嘗有一毫裨益有所報答而然
聖上每軫眷渥不賜屛斥不知 聖上何取於愚臣而至於此也或者 聖上憐臣愚戇察臣憂愛靡他優容假借以備任使則臣亦何敢竊冒淸班虛辱寵

命而不盡腦中之所蘊於　明主之前哉臣請先陳
臣之素志次及近日之事俾　聖上有以洞察臣愚
衷而臣亦欲知　聖志之所存果如何耳臣初爲祿
仕濫竊科第通籍以来累除近列前後拜命不敢固
辭者非謂臣之才分自能堪當幸值　聖上臨朝發
歎將大有爲而顧惟在廷之臣僚蹜蹜計不及日謀
不及遠　上無所倚仗下無所承奉荏苒日月終至
聖志漸懈時勢益潰悠悠國事如水赴壑如日下山
衰微既甚亂亡成象將無以仰副我　聖上有爲之
志而爲天下後世辭故臣竊不自量忍冘冒進庶幾

獲近 天光一陳所懷而奉身以退及登筵席又不敢盡言者誠慮人微計淺無足裨補然其請立大志以爲標準收拾人才以壯元氣廓開言路以通下情奮發事功以恢大業臣之眷眷要不出此而誠意淺薄說辭拙訥其所瀝心瀝肝之言未免陳談妄說之歸而竟不能上感天聽下達愚悃此則臣之罪也然臣不敢便生疑惑輒用自沮者良以君臣之間貴在誠意交孚愚臣本意 殿下或未之深察 聖心所在羣下不可以窺測也方今 殿下所以上嚴天威下恤民隱惕慮圖惟靡不用極則正是人臣效忠之

日此臣之所以冒竭惓惓思欲畢陳危衷以冀 殿
下之進退之矣伏惟 聖志堅定臣不敢瀆請而收
拾人材之說請又以反復之而 殿下垂察焉臣竊
觀近日人物耿然朝廷之才經心世務者罕見其人
只有一二當事之臣酬應於日用之間而已舍騏驥
而致千里乘泛桴而濟大海不待智者而知其難矣
高宗思道而傅說起宣王撥亂而申甫降在 聖上
至誠以求之耳豈以今世而無賢哉然女以自守為
貞士以不衒為貴雖有龍蟠鳳逸之賢苟無誠與禮
殿下焉得而用之哉至如向年儒臣等之優禮
也

奬拔也人皆喜其進用臣獨慮是人等或不無差失不能盡副 聖心所須以爲儒者濶於事情無益於國而便沮日後求賢之志曾未幾日此慮果符事與時違終致狼狽今日進言於 殿下者固知難以儒說然人之才必有養而後成有求而後至古昔聖王旁求禮招者不朝而野碩輔哲士應時而出者不顯而微則當今之時隱伏山野足以應 殿下之求而成 殿下之志者又安知其無是人哉臣頃於筵席畧陳此意而不敢歷指以告者實恐人微職卑不堪薦進一出臣口便輕衆望彼此有損徒爲無益爾

殿下苟能誠心以求何患不知我柳又今日 殿下
之取人聽言也不干逆于心而干遜乎志是取是聽
稍有頭角者便不能自立於朝此恐時事乖違之大
者也下情何由而通事功何由而立乎此臣之中夜
竊歎而每不能忘言者也嗚呼方今國勢頻蹙天威
赫然可言之事臣不能悉柳又以所慨於臣心者言
之可乎嗚呼瀕海漢人豈非我昔日 天朝之赤子
乎設令國家不幸至此尚何忍一以縶遺黎驅送
仇敵畧無疑難哉此誠人情之所怫鬱 聖心之所
惻然者也況前日所送皆被屠殺而今又知其不免

而迫諸死地豈我國之所可忍為也此輩飄蕩海濤九死十生賴天之賜得到我疆心念舊日謂得活持轉停千里悉投有北其為矜惻奚足多言人情之所不忍天意亦必有不平者矣行不義殺不辜豈不足感傷天和以致凶災乎濟州本是海中絶島設此消息可秘勿泄令若具舡以送任其所之則意外之患不可不念如其接置島中畧給料食待以不死以終其年則恩義旣伸舉措亦便雖復奸賊陰通虜人致責旣難徃驗空言肆嚇進料事勢必無大患况前日捉送之時鄭賊猶云爾國倒馬幾許多也其心固已

竊笑我國之無謀令胡不鑑於此而懲前之爲哉萬
有一不得終秘我將直辭以言曰 天朝非前日父
母之國乎向者旣見大國之屠殺誠不忍知其然而
迫就死地也非有它也彼雖豺狼固不欲以此而失
一國之和也必矣臣援筆至此不覺涕之無從也不
識 聖上以爲如何哉項日李袞之請鞫辛生者非
袞之言也實是國人之所共言也袞於嚴威之下有
不敢索言者臣竊謂姜遂之獄初出於內間人謂趙
遂金賊實與其事擧世聞聽不無驚惑向者二賊旣
敗奸計畢露卽今閭巷衆談或以爲二凶姦巧或能

上叡 天聰也然臣以爲此非外人所可得知 殿下必已備燭而周察之矣如或其間有一毫可疑之端則兄弟之倫本之天顯速宜仰雪以慰九泉以弭寃厲但念此事干係 先朝 殿下必以是爲難而歎叡以方聖哲難免則何嘗有累於 先王之大德而今日之善繼善述適足有光於 先王矣如其然也 先王在天之靈豈不以此望之於 殿下也如或不然亦望快示是非以去國人之疑不亦可乎且其子女乃是王家血屬藐然孩兒尚拘海島危喘如綫倘或一朝霧露所傷不終天年而死則雖復追加

於譁已無及矣惟 聖上亦嘗念此累發慈悲而大
臣毋引旁使來問爲憐形勢之難便雖云如此處置
得宜實在於我曷不爲將順以廣我 聖德乎况其
女長成歸人已久則合宜推恩補官給祿編之屬籍
豈可使吾 君血屬淪沒閭巷作一鄉里凡人也至
於俞棨則臣嘗再陳可恕之狀而今聞審理元單沒
其姓名附黃以下是 殿下斥棨於倫紀之外而深
絕之也臣不勝瞿然惶悚始覺前言之爲妄而自陷
於營護大罪之地臣不敢負罪自安獨免刑章伏願
殿下先賜譴罰以彰臣罪然臣愚昧死敢言更願

聖上加之意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毁而後鳳凰來翔
謗之罪不誅而後嘉言至說使桀之狂妄萬一出於
誹謗猶不當錮於　聖世以彰含垢之德惟桀也非
先朝侍從之臣　殿下之所嘗優容者乎豈敢訾謗
先王自取莫大之罪戾乎當初桀以儒臣當國家大
事只欲討論典禮以備　聖聽耳若以訾謗罪之則
舉國皆知其寃矣桀本孤忠樸愚不理於口無乃別
有三至之讒至於慈母之前乎亦惟　聖上之平心
易氣更加之意也一夫抱寃天氣為之謬戾桀之獨
不蒙曠蕩之典恐非天覆之意也臣仰恃

罪瀆擾臣罪萬死抑臣所陳語涉忌諱且極狂妄而既承 聖旨誘之以盡言揆以愚分亦當罪戮愧悃以暴心所設茲敢冒死上章或冀採納以少裨 殿下畏天弭災之實而然臣所言皆國家機密直恐易於洩漏以招意外之患徒爲觸忤上有累於 聖德區區愚忠有見乎此敢此手寫密封以進伏乞 聖明少垂察焉筵入卽命引對筵說見附錄

辭副修撰疏

伏以臣冒進危懇干瀆 宸嚴自知僭越無所逃罪不意 聖慈如天曲加包容特賜溫批不卽允許臣

識惶感益無所措第臣情勢之悶迫實有萬分不得已者昨已備陳或蒙矜察更乞 聖上亟命罷斥俾遂私悃不勝幸甚仍竊伏念臣之駑劣累居人下加以年少蔑學無所知識審於自量不宜冒進前日焉敢出於由中誠非飾讓而愚衷莫達未蒙俞從荏苒歲月屢廁邇列事君大義有激于中前後獲 對頻陳其畧封疏罄蘊以冀進退而愚臣本志卻有所不得自隱於君父之前矣惟其謭薄素無寸長而至於經學尤所空疎登筵講奏亦致失誤追思惶慄益增愧恧何敢再冒重污清班誠宜屏居省愆有[illegible]

閒寂寞之濱讀書求志致力於古今經史之學賴天
之賜或有所得犬馬之齒尚未及晩他日圖報庶幾
萬一從其分願使得自新亦是　聖朝養士育物之
一道也若但隨行逐隊喪志循形從他笑罵苟保爵
祿而已則不知　聖上亦何所取於愚臣也更願
聖上哀矜而成就之焉臣之此言非如山野逸民之
忘世而遯遁偃蹇而自踈者也將欲自礪於　聖明
之世愚惑於方來之日爾倘或　聖上慈憐微物不
欲棄捐則或試之小縣備知民事務欲承化有以自
效量力揣分庶或可堪何莫非　天地父母生成之

至愚也臣情切勢迫昏愚昧死仰恃 聖慈妄陳及此臣罪萬死萬死伏乞 聖上裁赦焉臣無任屛營懇迫之至

應 旨疏

伏以臣於頃日入侍筵席仰瞻 天顔親承 玉音其畏天警災之意勤懇切至感動羣下臣退歸私室耿耿不寐夜而達朝昔凡髮日竊自傷念如臣無似猥忝近班當此 主憂之日顧不能發一言彈千慮以裨我 聖德之萬一則臣之罪益深矣繼而 手教遙降伏讀未半涕淚交零感激心肝懦頑作氣臣

何敢自畫甚賤忍而不言以負我 聖上我弟其所言狂妄無序罪涉不恭惟 殿下赦其僭而察其意焉臣竊念今日時政之失民生之困所可言者非不多矣而天下之事有本有末不治其本則末不能舉臣請先其本焉臣伏覩 殿下聰明出世天錫智勇受祖宗萬世之業值 國家多艱之際銳意圖理將大有爲擧國臣民之所以想望於始初之政者豈在於三代之下哉及其事與時違變故層出朝無可恃之賢材國無轉治之善謨則於是乎 殿下之志沮矣紀綱頹弛而整頓未易朋黨深痼而破打無效則

於是乎　殿下之志激矣大官悠悠小官泛泛依違是事歎熟成習累賜嚴警未見恥格則於是乎　殿下之志亢矣臣愚竊以爲今日之罪責實在於羣下而國事之不濟亦未嘗不由於此也第未知　殿下亦嘗念之哉臣願　殿下烈以立沮和以濟激寬以制亢然後國事乃可爲也至如　聖躬之闕失臣不敢知而上天之致警必有其由則臣請以數事陳戒而非敢以爲　殿下必有是也深望　殿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焉臣竊念人主一心萬化之本此心公然後可以理物此心正然後可以察事所謂公者九

分公而一分未也不可也所謂正者九分正而一分未也不可也公必絶偏係之私正必斥邪僞之念此天之所戒也臣願 殿下念之哉人主一言興喪所係作爲敎令播于邦域萬民之所共仰隣敵之所傳聞如或輕發易肆則後雖有悔不可磨也不可及也此天之所戒也臣願 殿下念之哉喜怒之節哲王所愼一時有發其害必至於刑人戮人臆逆之戒聖師所訓一日不愼其害必至於猜人疑人此天之所戒也臣願 殿下念之哉人主之病莫大於自聖聽言之道惟貴乎廣詢逆耳者獲罪則諂諛漸進順旨

者見納則忠直益踈此天之所戒也臣願　殿下念
之哉事之是非關國治亂是不可不早定非不可不
早辨主於先入則偏牽於己私則惑此天之所戒也
臣願　殿下念之哉人之進退係世安危忠不可不
早進邪不可不早退守義不苟者易踈先意承順者
易押此天之所戒也臣願　殿下念之哉御下之道
在於禮讓不在於威令如或督過太迫摧折太甚人
皆以免罪爲幸而廉恥名節一切壞了則諍言未聞
於平日義士難責於臨亂此天之所戒也臣願　殿
下念之哉用人之方在於誠信不在於虛禮如或片

言稱旨若將置膝一事忤意若將墜淵朝合而爲不世之賢暮擯而有無窮之罪則直臣不得完其節賢士不能保其行此天之所戒也臣願 殿下念之哉嗚呼凡此八者實是人君所當戒念而若求其本則皆在於一心更願 殿下恒加誠敬之功養以和平之氣自然歲月之久永消幾微之萌則其所發於中而行於政者何莫非天理之流行歟然臣念之養心之道在於安靜專一必有鬧擾必且害之帝王之學雖與韋布有異然其本末之序則亦未嘗不同矣臣伏見近者朝家多事奏牘太煩至於微細之擧有司

之所可自斷者必經　聖覽然後始得施行噫人君之職豈在於此哉徒爲勞　聖體費　聖慮而已矣臣顧　殿下日親經籍潛玩於聖賢之訓廣求儒士講論乎古今之義申飭有司各修其職非關重大不必瀆奏惟以窮格修治之說寬和平鋪之道日陳于前則不但　聖學日就於光明之域其於保護　聖躬之方亦必有得矣臣旣以狂瞽之言仰備修省之一助而若夫治國之要道則莫先於用賢才恤窮民重邊防而已臣於平日竊有所妄度于中者並爲列書于下冒昧投進亦乞　聖上俯採一得焉臣無任

惶惧屏營之至

臣竊念國朝用人之道不廢其所注擬一任政官夫以一政官之所知何能盡一國之人才乎臣之愚意請乞朝廷依程子養賢劄意别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皆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旨命名凡有政令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書得以陳奏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盡其材志使近侍之臣互與相接 殿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才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

任職不肖者罷去而每歲道臣採訪物情拔尤以聞且令已赴召者公薦其所知武士則設院給俸拔尤公薦一如右例而亦依宋儒胡瑗爲直講時學規令又別選才智膂力分爲二局令大臣及兵曹堂上武臣秩高者統而領之月試其藝講論兵家朝廷擢用皆由此進則其於並用之道各得其方而無倖占冒得之譏矣當今之冗食實多而頃者局出身輩亦得廩料則國家顧無養才之費而不思長遠之計乎更乞 宸衷裁量焉

臣竊念我國家去亂已遠生齒稍蕃而策應多端賦

稷頃值水旱行之不穀不登流遷相望種根俱乏農不勸力土不發利飢餓病痛死亡居半此正自古聖王之所不忍而不可不思所以救活之也三代以降王政雖廢歷世保民之君亦莫不熟慮乎此其所稍得古意者曰李悝平糴之法而隋唐用之大患於民宋祖初政先用此法而真宗以後更設常平用於軍供實不濟民及至朱熹日祖議諸賢深究古制營建義倉節目具備載在簡冊亦必曾入於 聖覽其言以爲伊尹之志周官之意而至請頒行天下者豈偶然哉近日諸道州縣間有公賦之外別聚穀物以補

民役者實出於良吏恵民之義意若復朝廷因勢利導修復古制得以通行則凶穰各理利人勸耕鰥孤有養廢疾不飢而論其著發則不但施恵於一時抑可垂憲於萬德矣大抵其法掌之不以官吏施之不以歲令藏之鄉社福及窮閭如欲行之顧無難事但其節目必須斟酌古今講議利病方可以永久無弊臣頃者奉命湖西得聞沃川義倉頗成端緒聿徵朱子之舊而當其創設之初邑人咸與議定于鄉老郭志仁其人博學修行無求於世而其於是法素所講究云爾 殿下若行此法必先禮招此人熟講審議

然後頒于諸道曉喩士民使有志者皆得遵行則生民幸甚但其元本有難猝辦許令各邑除出國穀若干石使之逐年收息或散貰取贖子債其本然後還其本則實爲兩便而昔宋仁宗出內藏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豈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以紓吾民之歎嗚呼我 聖上恤民之仁亦豈讓於宋仁宗乎更乞 聖上懋之哉

臣伏見近日天災時變層疊並臻有若危亡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迫在朝夕者然臣誠不知其象何應第以人事言之土崩之患實所當慮而外侮之侵安

保其必無乎此誠思患豫防之日而我國或謀一無可恃臣常念及不覺氣短至如南徼鎮戍不復留意者于今幾年臣竊未曉廟謨之所在也盖我東羅麗以來每爲島夷所困歲被邊患殆不能支考之史冊亦可見矣由來百年幸得無事而亦豈賊心之效順而然哉臣於春初奉命湖南歷見鎮堡則 祖宗朝築鑿關防吁亦固且壯矣當時醜徒慴慄不敢近邊雖經壬丁之變不復再生此計者何莫非 祖宗威烈之所及哉竊觀近年恬嬉已極疎虞莫甚苟不及今速圖恐或其後有悔茲敢不避僭妄略以役希慕

軍之意并陳於書啓之中其後該曹備局皆以收布乃是防禁爲言此則不然諸鎭收布代立已成規例蓋出於形勢之便宜雖或現出朝廷亦不得加罪則有何防禁之意而獨於募軍一事難之哉又以鎭浦土兵多少不同爲言此亦不然各鎭所設之浦初旣擇地實便漁採而又有代立之利故雖殘鎭居民亦不下三四十家而一家或有丁男三四人以此各鎭稍能成樣如欲募立何患無人其間事情已盡於前日書啓不復瀆陳而至如許屬屯田募民爲格則其時臣之所經三鎭皆有附近公田故以此陳達而必

難通行於諸鎮今若有屯田處許屬屯田無屯田處則折給附近漁箭鹽盆實爲便好而如以此兩事爲難請令鎮浦居民勿論公私賤並許給復除其雜役以爲格卒則浦民等或父爲募軍而子爲格卒或兄爲格卒而弟爲募軍平居相依爲生臨變同心効力而且如各鎮主將之所需亦皆公給廩料而糧饌與紙價收布等事亦得革罷則可以慰軍情而整邊禦矣 答曰覽所疏章憂愛格非之說先百僚而出自經幄不但嘉悅信常貫不貫我之所望欲爲體念之懷豈特尋常狀係陳等事尤可見居常念國事之誠當與廟堂從容商議採用焉

辭控理仍陳所懷疏 癸巳

伏以臣宿疾未蘇寒瘧添加喘急頭暈腹痛數
日以來憊敗轉甚氣力精神頻不收拾決無供職之
望累呈辭單見却於政院臣之情勢尤極狼狽不得
不露章陳懇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矜察亟許鐫免
以便公私不勝幸甚仍念臣病劇情迫冀解職名而
然其憂愛之誠不能無慨然於中者豈敢以疾病求
免爲辭而不盡所懷於 君父之前哉臣於中恂之
竄也已將本心之無他事體之不當備論於前疏矣
未蒙日月之燭終靳雷雨之解臣竊不勝愚惑反覆
思惟實未知恂之可罪也恂之糾人劾人乃其職耳

且其情跡本無可疑豈可導之言而加之罪哉外廷
公議皆謂兩臣竄逐乃　聖世過重之舉而臣則以
為過重之中惇之被罪尤有關於國家也何者事過
於前而慮必在後如使他日朝廷之上實有貪贓之
臣坐受輦輸之賂而為臺官者有懲乎此莫敢發言
皆以惇為口實則其患必至於塗目塞耳而後已無
乃　殿下或未之思耶臣之前所陳願恕李應著者
惜其人而不欲摘細過為其累也臣之今所陳請疏
申惇者原其情而實欲廣言路無所壅塞也以臣觀之
臣之所慮不在乎遠而其驗已立至矣近日以惇等

為言者連被嚴斥摧折太甚人人震慄不敢出氣雖
職居言責者進不能斯陳退不能爭執終不欲仰首
一言觸人主喜怒多見其變身而不愛君也循此以
過率而成風則實非國家之福矣臣於向日欲與同
僚上劄以陳而及其發簡皆不肯從大抵其言皆以
恐不能匡補 聖德而終無益爾此不幾於以姑息
待 殿下乎三司之臣亦且如此則 殿下之所親
信者果誰人哉將見 殿下之國事日非而無可為
也臣愚竊不勝私憂過慮不避瀆僭之誅復進狂妄
之言更願 聖明留神省察焉 答曰省疏具悉爾之為國遠慮大矣論之

則不無意見予亦嘉尚而第此事則甚不然豈宜乃爾爾其勿辭

陳情乞遞副校理疏 乙未二

伏以臣有區區至情亦恐有違於禮教敢冒萬死干瀆 宸嚴辭語短拙誠意未達終靳恩俞繼而天官以臣所陳為禮律所無臣誠惶惧不敢退伏入直禁中已一宿矣今者奉旨來日開筵臣以講官當得入侍再近香案仰瞻 天顔乃臣至願欣幸則大而抑臣私情有不敢自安者更陳由中之懇冀蒙體下之仁臣謹按古禮論三年之喪有曰禪而從御釋之者曰從御者從政而御職事也以是言之今臣承恩奉

職似有所據於禮而禮又曰徙月樂又曰聽於人不作於己其所以許從政而不許樂者何莫非明公義之嚴達人子之心而立萬世之法也今臣之出而從仕雖不敢復辭而若其登筵講讀則不但草土之餘精力昏乏恐不能周旋於經席之前其所進講之篇又是詩之雅頌則此實古人之樂章而所以詠謌之者也臣於此誠有所不安於心者矧惟聖訓有著明文抑而行之不得自暴則有非 聖世興禮之意而恐被君子奪己之譏臣之願伸私情者又豈多乎哉惟在於踰月而已求之義理豈不可了此旬日之間

而自在其情禮哉臣既待命直廬而若又引此爲嫌私與同僚自相替代則當 聖上勤御經筵之日在其職而廢其事尤非分義之所安故反覆思惟不敢終嘿不避瀆擾之罪仰陳 宸陛之下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特遞臣職俾遂自盡之情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懼屛營之至答曰省疏具悉既已出仕則今復遞職似爲無據而但入之至情不可抑而行之入侍之時則使下番替讀可也

玉堂因災陳戒請講學招賢劄副校理徐必遠修撰李楷副修撰李端相李丙申慶徵同參

伏以臣等竊惟 殿下遇災警懼夙夜不寧其所以

敬天自修之道非不至矣而夫何數月之內太史告
災相續不止天意邈然不可推測民心未固益切汹
懼臣等於此驚心失色駭惑莫究豈以我 殿下仁
明之德憂勤之誠遽爲上天之所絶下民之所離也
哉益可以明夫仁愛之天警告者切而愛戴之民期
望者深也然則處此之道亦豈可端拱深坐踰時引
日以冀其災變之自消哉必須大警動大振作如商
宗周王而後方可轉災禍祈福祥而建中興之業也
談今日之務者孰不曰弊政未袪施措失宜而臣等
猶以爲末也若言其本則惟在 殿下修身以道得

人任用而已修身之方講學爲先得人之筭招賢爲急而開張　聖聽訪詢治道又爲今日之當務也近因　玉體違和停筵有日臣等蒙學忝侍帷幄雖無講說顧問之益　九重深邃堂陛阻隔實有婦寺便嬖之憂當此春寒未解之日縱不得開講如儀乞依頃日臣等面啓之說時　御燕室召接講官使之進讀或經或史惟　聖意所擇而從容賜問則足以著　聖上懋學勤政之誠寧復有君臣罕接之歎如前日　聖教所及哉剗今　聖上虛求直言播告已久而竊聞外朝諸臣多以章疏陳聞竟歸虛文爲沮而羣議

爵抑蕪以得伸今若特許大小臣僚凡有懷欲達者皆於開講之日請對同入講畢進啓而其所進啓之言有可用者先以可否詢于入侍諸臣然後以付廟堂使得議處有不可用者優容寬假不復播擧以導大舜揚善隱惡之德則不特言者思進下情可達亦可復前古明闢之休革後世深阻之弊而 聖上平昔所嘗慨然而欲行者因此而為之地也若夫招賢之擧乃 殿下之所嘗留心存誠而必欲循次引進無徑厭遠己之志則臣等有何間然但念自古守道藏修之士不欲輕受爵祿之縻而其於出處之際亦

有定論矣蓋人主居深宮之中未嘗一見其人徒以一二人之譽加以除拜之命待其奔走自來而其爲士者又不知人主之意遽舍其自守之操冒譽名嘗官職旣出而上不得於君下不合於時則其何有於隱居求志遯世辭祿之本心哉此程子所以有先進見而後受爵之說也更乞 殿下先開其可進之路次審其才賢之分而終盡其任用之實焉臣等忝在近列値此實厲不避煩瀆之罪累陳區區之忱者竊自冀其少補 殿下修省之萬一而愚陋之見又自以爲舍此二者實無他策苟 殿下修其身得其人

則弊政可講而袪之施措可得其宜也既得其人又
信其言則身雖欲不修亦不可得也二者之序縱曰
修身居先而修身之道又必得人而後益進也更願
殿下留神裁察焉取進止答曰嗚呼灾異孔棘日夜費懼不知所出是豈予闇昧養病之時爭緣寒疾恐風尚未出外不得引接臣僚之久矣悶鬱殊深今見箚辭我心豁然寧不欣喜自當體念而其中大小臣僚之凡有懷欲達者開講之日幸諳而啓之言尤爲切實不可不益勗施行其令政院知委舉行

陳弊疏

伏以臣仰惟 殿下遇災敬畏不敢荒寧其所以宵
旰警惕以求夫修省之道者至矣盡矣至誠下孚固

方寄應明旨所及章奏日續此實數年以來未有之
盛事也苟能上下相協一意交修則何患乎災異何
憂乎禍亂而將見回祥轉休得如商高周宣而臣竊
爲朝廷賀也然 殿下之所以求助導言者不但聞
之而已必欲措之事也羣下之所以冒威進言者不
但言之而已必望施諸用也上下之相須若是其切
且至也而何 殿下不爲之瞿然奮發夫然特斷博
采折中措事施用有以謝天心而慰民情也臣聞識
時務在俊傑今之進言者夫豈盡是俊傑哉然則其
所論當世之務雖未必盡合當世之宜也若其所陳

當世之弊則皆其當世之所目見耳聞而人得以言之者也雖或言之者各與而不一其端要其人人之所同言者則乃所謂一國公共之論一國通同之弊愚智之所同知賢不肖之所同見而人心之所在卽天心之所監也何 殿下不爲之先留意乎此而以求所以天人之同底于和也臣伏見今日爲言者莫不曰軍民俱怨矣民惟邦本而其本旣撓則國何以存此必然之理古聖之明訓而 殿下平日之所深講臣不必有所煩縷而至如軍怨之禍遠於民怨考之古史昭然可鑑亦不欲詳說也爲今之務莫如達

講矯弊之策變通之術而苟有可救之道宜視如焚溺之急而不容少緩者臣叨忝侍從居在京輦之下其耳目之所得者不能遠及則臣於八路民生之憂樂固不得以周知遍見而第其所詳知而竊慮者有四焉臣請悉陳而惟 聖上採施焉今年嶺南之飢荒前古所罕一方殆廢失哺遑遑朝廷亦加矜恤已捐數千石穀特令道臣及時賑救而荏苒數月漠然未聞舉行與否到今備局緩緩以文牒相督視民罹死而歇後遲延內外如此無恤乎下民之不能保也項因奉使之臣自南來者聞嶺民方冬絕食若過一

二月未及賑活殆無瀕矣飢又得之傳聞則嶺民之在下道者已皆扶携流轉相屬於道嗚呼今 殿下焦勞隱惻懇懇於九重之內而何仁政惠澤不能救赤子之爲殍於道耶臣願 殿下亟命有司差一御史或令本道都事專幹賑恤簡其所率遍行列邑多般講求盡力救活朝廷已賜之外或出公糴或勸富民以爲繼用無絶之道一如先儒朱子之說而使其舉行稟聞得以直啓且許各邑守令救活多者論其功死亡多者請其罪俾令一路千里之民得續將死之命而亦有以知我 聖上愛視如子之仁也至如

寺館之設造初非朝家之失擧而其弊之及於民有如項日啓達於筵席者懸下之民至以謂朝廷有聚斂之意其事雖小而其言甚可畏也臣之所見者只是湖西數邑則又未知他路他邑復如何也臣既備言于度支之長勸其速行關發而第恐一紙文字終無以禁其方滋之弊更乞 殿下明勑有司申嚴諸道諭以日後訪察之意預絶寅緣欺竊之患或望特命寢止徐議處之也夫所謂軍怨則致怨之端實有其由以臣所見湖西一路言之凡被籍軍伍者每朔在官門者二十餘日在家者未滿六七日如是者一

年之內凡六朔矣又有安興之役焉其徹役而歸累
足扶杖或病或蹇怨咨愁歎則臣亦親見於道路之
上察眉聽言實無親上效死之心設或不幸有興師
動衆之舉的有潰散作橫之勢平日朝廷之所留心
訓鍊欲爲緩急之用者果安在哉仰覩　殿下亦慮
乎此已有通變之計矣更乞　殿下先將旣往之弊
特示悔悟之端次以將來變更之意明諭部伍之間
使渠輩曉然知朝廷非有以厲已也且臣竊念近歲
以來年穀不登民產俱罄嶺南之民已云悉矣而兩
湖之民亦無餘蓄又聞老農之言今歲田家之望亦

無豊熟之驗云苟於此際卒然有數千里之水旱則彼民之無恒心者必將流離轉徙不可安集而若有綠林黃巾之賊一嘯於其間則實恐國家之憂不但在於南北也臣願　殿下預留聖念先擇監司守令以責其職節用儲穀以備不虞俾爲保民之計以存長遠之圖不勝幸甚日者修撰洪葳應者之疏有曰特遣御史於諸路訪問民瘼以爲矯捄保活之道其言實有見而豈非恤隱採詢之大端乎備局諸臣乃泛然回啓以爲不時發送有如常時暗行廉察之云臣實未曉也事事如此何敢望其實效之有乎也目

今天變荐臻民情洶懼孰不曰禍迫朝夕而然天意高遠不可易測變異之驗不在於遠亦不在於近則安知今日之變不爲他日之驗乎每看朝廷之上遇灾則震動若不能保時日少經旬月則輒晏然無憂色以爲尋常臣愚於此竊不勝深憂長慮而繼之太息流涕也臣猥以無似復侍經幄而當此上下震惕之日顧無才識可以仰稗 聖世之闕遺撫躬懷慚一念耿耿近又行役之餘宿痾復作氣力憊瘁心思眩錯全不能收拾精神嘗攝言語再被召對恩優前席而凡平日所欲入告者一皆疎略遺忘無有倫序

退歸私室惶悔靡及賤疾漸劇齒痛熱發晝夜苦苦累日不止漸有沈痼之勢旬月之間未敢望次對入侍敢以區區虞度于中者作爲文字具疏以納雖其辭語未色實則意在救民伏乞 聖明留神裁察且願遞臣職名俾臣得以治病以免曠職之罪尤不勝大幸答曰省疏具悉所陳之言誠爲切實深用嘉尚矣嶺南飢荒非不知之也非不救之也道臣尚不明白啓聞恐致吾民於溝壑之塡予常凜凜然矣疏辭極是卽令有司特差御史一人前往賑恤焉其他等事亦令廟堂議處爾其勿辭調理察職

辭校理疏時北使在京批答繳封以待元疏不下

伏以臣情迫勢蹙進退狼狽控章至再未蒙准許繼

呈辭單輒見寢沮踧踖徊徨處身無地當此主辱之
日徒援乞告之例偃然帶職謾循曠時是豈分義之
所敢安者乎臣請自列而惟 殿下更加察焉臣之
所忝職是論思其在館例凡官冗務非所宜論而臣
於成鉞等事曾與僚臣議及臺章之失當逮登筵席
適值諫長之面奏 聖教發難至詢大臣臣於是也
以爲身居三司之一合陳意見之實故率爾妄發未
免失體終致紛紜此固臣之罪而不敢冒出者一也
成鉞之猥濫已極可惡而其所狀聞亦涉誣偽轟震
琦之告訐有足可恥而其所證質至發事後論以朝

廷紀法俱不可不問而未有舉之者鉞之貪汚欲先褻正乃諫官主議而 聖批旣已允從緣臣妄言遂寢成命愚臣兩罪之說實不能行臺閣查出之論旋從而止諫官館臣並發相爭者終歸於寂寞無事之地而此二人者乃得以漏罪倖免將無所懲戢其於法例寧有是乎此固臣之罪而不敢冒出者二也臺議峻發舉名完席雖云中止師言已騰叨忝近侍耐彈行公有累清朝咎在妄言自取謗議此固臣之罪而不敢冒出者三也今臣負此罪咎敢復冒進則不但在臣喪其廉恥之一端抑 殿下更有何取於臣

而責之以任使哉伏乞　聖慈曲加矜諒亟賜遞免
俾臣得以守分省尤不勝幸甚仍念臣方且引罪乞
免宜不敢更及他說以煩　聖聽而顧臣纔陳祭查
之臣不宜收叙之說旣又伏聞有上章爲辭者而吏
曹祭議睦行善覆啓謬錯　天怒大震有旨拿鞫兩
司爭執亦不俞允臣誠駭懼復恐爲　聖朝之一失
請得以申告焉臣竊覸近年以來朝廷之上廉義都
喪搢紳大夫未嘗以名節相勉率用苟且鄙陋之習
豈獨薄於待人而已乎亦所以早於自處也國事之
日非風俗之日偷曷不由此而啓之也茲者二三臣

宥叙之舉既乖於國體又非以禮待下之道則蒙叙
之臣不敢自安辭其恩典者其義固當朝廷從而許
之未爲不可而該曹乃欲仍存多見其處己待人之
卑薄也然若執其措辭之端疑其欺罔之迹至於下
理鞫問則是果情法之相當者哉朝士鞫問何等擧
措而遽爾加之於天官之貳致駭四方之瞻聆甚非
大聖人和平之發而其有累於 盛德亦大矣刑不
上大夫郎古人之明訓而抑亦羣下之所嘗陳戒于
殿下者何 殿下不爲之存省乎此而復作過當之
擧使人人驚惑而不敢安也更乞 聖上平心靜察

特收威命以彰風雷之德以示日月之明焉嗚呼辱
國辱　君之罪今日大小諸臣實不敢辭者唯當抆
血刻骨輕身思報以圖所以自立於天下後世者而
朝廷不靖體本不立習慣恬嬉心甘侮辱每於横逆
之來獨使　至尊坐受無限惱苦正是臣子憤痛而
欲死者也　殿下誠宜開張　聖聰審别臧否先奮
有爲之志不畜充位之臣平居則礪以節義臨急則
責以忠力一有忘公債事喜懦圖便者明罪昭典竄
逐之可也誅戮之可也因一行善覆啓之失並欲執
是而究之則無乃錄小過而責大義有失於風動振

作之機而不足以大警羣下之心乎伏願 殿下留

神黙省焉臣無任惶惧屛營之至答曰省疏具悉覽爾旣辭令入感慨

一氣湧如山夫復何言所陳之辭當體念焉爾其勿辭從速出仕唯行善 命勿鞫問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二

長年老

下隨

Asami 39.80

v. 1 of 6

老峯先生文集

禮

front

spine to right

OCLC

704278147

Nobong Sonsaeng munjip : kwon 1-12
1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nobongsonsaengmu018800
nobongsonsaengmu018800
Tuesday, April 12, 2011 09:58:02